

## 第二十一章 媳婦是個人才

趁著當地官員還在忙著青崗寨招安的後續事宜沒空來煩他，接下來幾天傅毅洺帶著唐芙把城中逛了個遍。

沈世安與孟五幾次想約他都沒約到，直呼他重色輕友、見利忘義，有了媳婦就不要兄弟。

好不容易約到他一回，沈世安強烈建議換個別的地方吃飯，說是自己新發現了一家館子，雖然位置隱密，鋪面也不大，但它的招牌菜特別好吃，百吃不膩，他這幾天天去。

孟五無所謂，去哪兒吃飯對他來說都一樣。

傅毅洺其實並不感興趣，但聽沈世安如此誇讚，便想著去嘗嘗看也好，如果好吃的話，改天他可以帶唐芙去吃。

兩人跟著沈世安走街串巷、七拐八繞的，終於在一家只放了三、四張小桌子的店面裏坐了下來，掌櫃兼夥計的不多時就端上了沈世安所說的招牌菜，看上去賣相不太好，但味道還真不錯。

傅毅洺吃完不夠又叫了一份，就著幾口粗製濫造的酒填飽了肚子，酒足飯飽之後，他坐在椅子上懶洋洋地說道：「改天帶我夫人來吃，她肯定喜歡。」

孟五打了個嗝，沒接話。

沈世安則啞了啞嘴，慢悠悠地說道：「那還是算了吧，這東西雖然好吃，但有一點不好。」

傅毅洺不解地問道：「什麼不好？」

沈世安扯了扯嘴角，回道：「吃多了容易放屁。」說完，他又往嘴裏扔了顆炒豆子，補上一句，「還好我沒成親沒有夫人，薰不著誰。」

孟五先是一愣，回過神後鬆了口氣「我夫人不在這兒，無所謂。」

傅毅洺看著兩人，無言以對。

唐芙白日裏跟傅毅洺出去玩，晚上回去就看看書或是畫幾幅畫，將自己在蜀中所見美景畫下來。

她的琴棋書畫都很不錯，但若論高低，書才是最好的，畫次之。

可在傅毅洺眼裏，她做什麼都好，明明只是很普通的一幅畫也能被他誇上天，還死纏爛打地討要了一幅，說要珍藏起來。

唐芙知道自己的畫沒有什麼收藏的價值，但拗不過他，還是挑了幅最好的給他。

傅毅洺當真立刻捧著去找了當地手藝最好的裝裱師父，像個寶貝似地將那幅畫掛在自己房中最顯眼的位置，每日睡前都要看一看。

若不是怕弄壞了，他恨不能睡覺都把畫給抱在懷裏。

唐芙跟他接連在外面跑了幾日，這日月事來了，身子懶怠得很，不想出門，也不想動筆墨，便懶懶地倚著羅漢床上的引枕玩孔明鎖。

傅毅洺對她的每件事都放在心上，跟她成親的日子雖不長，但略一想就明白了她

為什麼慫慫的，他嘴上沒說什麼，私下裏卻叮囑廚房給她準備一些益氣補血的吃食，生冷寒涼的這幾日一概不許上。

唐芙玩孔明鎖的時候，他就在旁邊陪著，等著她遇到不會的來問自己。

誰知等她真的來問他的時候，他卻發現他也不會。

傅毅洺拿著那個孔明鎖仔細看了看，這才發現是他當初解不開直接扔回箱子裏的。

「這個……我記不太清了，」他說道，順手拿起另一個，「阿芙，妳先換一個玩，這個容我想想。」

唐芙卻道：「這個我已經會了呀。」說完，她三兩下便拆開又復原了。

傅毅洺只好再換一個別的，「那這個呢？」

「也會了。」

唐芙把自己不會的僅剩幾個拿了出來，「其他的我都會了，只有這幾個拆開之後復原不了。」

原來那些完整、沒有拆卸過的，並不是她沒玩過，而是她已經鑽研透了，又重新拼了回去。

傅毅洺看了看那幾個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孔明鎖，勉強找出一個自己還有些印象的，讓她先試試，自己則開始研究她剛才遞給他的那個。

可是一直研究到午膳時間，他都沒研究明白，只能訕笑著說先吃飯，吃完飯他再想想。

唐芙吃過飯後一般都要歇午，他趁著這個時候偷偷溜出府，來到城東一處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小院。

小院有些破舊，幾堵高矮參差不齊的黃土牆圍攏在一起就成了個院子，院裏亂七八糟的擺放著一些不知道用來做什麼的東西，有豁了口的瓦缸，長了青苔的石頭，還有已經生鏽的鐵器，看上去已經很久沒有收拾打掃過了，除了從院門往裏走的那條路是乾淨的，其他地方都亂得不成樣子。

傅毅洺一個滿身綾羅綢緞的權貴子弟，怎麼看都不像是會來這裏的人，但他卻彷彿是常客一般，見怪不怪地直奔院裏那間勉強能稱作正房的房間，推門就要進去。他的手都要碰到房門了，卻又突然想到了什麼，收了回來，輕咳一聲，老老實實地敲了門。

「先生，您在嗎？」

房中一位四十來歲的中年男人正低頭擺弄著什麼東西，聞言皺了皺眉，向門口瞥了一眼，回道：「進。」

傅毅洺這才推門走了進去，見對方正在忙，便倒了杯茶放在桌上，然後安靜地站在旁邊等著。

中年男人的眉頭挑得更高了，心道這廝今日竟然知道要先敲門，還端茶倒水的，肯定沒什麼好事。

他故意裝作沒看出來，繼續忙自己的，過了一會兒，年輕人果然有些站不住了，開始抓耳撓腮，他這才說道：「有什麼屁，放吧。」

換做往常，傅毅洺肯定立刻急了，跳著腳就跟他罵起來，但今日有事相求，他只能咬了咬牙忍了，從懷中掏出那個被拆得亂七八糟的孔明鎖道：「我忘了怎麼拼回去了，先生你再教教我唄。」

原來這中年男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兵器大師王重天，也是當年教傅毅洺讀書，讓他恨得咬牙切齒卻一點辦法都沒有的那位西席。

王重天「哎呦」一聲，仔細看了看那孔明鎖。

「你怎麼又想起玩這玩意兒了？我都跟你說了，你腦子不好使，不是這方面的材料，有那工夫還不如多讀兩本書……不是，多打兩套拳去習武，別的就算了，差不多學學打發打發時間就成，別太認真。」

「你這孩子從小就笨，除了身體好些，在練武這方面有些天賦，其他都不行。當年是長公主逼著你不得不學，如今她都不管你了，你又何必為難自己呢？」

王重天這話裏話外都在嫌傅毅洺朽木不可雕，爛泥扶不上牆。

傅毅洺氣得額頭青筋都突了出來，但他還是極力忍住了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該不會是先生也不記得了，才顧左右而言他吧？」

王重天「嗤」了一聲，把那孔明鎖拿了過去，又看了幾眼，道：「不對啊，你不是忘了方法，是當年壓根就沒拼起過這個。」

他當年給了傅毅洺不少孔明鎖，但從來沒教過他方法，全讓他自己研究。

有的傅毅洺解開又還原了，有的則死活拼不回去，最終放棄了。

雖然時隔多年，但王重天從這孔明鎖的難易程度就看出了這是他當初根本就不會的。

這小子對孔明鎖這些東西向來沒興趣，當年也是為了不讀書才認真研究了一段時間，怎的現在又忽然想起來，還為了這東西耐著性子來請教他了？

不對！

非常不對！

他隨手拿起那孔明鎖中的一塊，在桌上輕輕敲了敲，問道：「你這是幫誰問的？」

傅毅洺面色微僵，避開他的視線說道：「你別管了，只管教我就是了。」

王重天卻笑了一聲，一邊把那孔明鎖還原一邊自言自語，「你這次來蜀中，除了沈大和孟五之外，就只帶了你那新娶進門的夫人，可你與你夫人成親還不足三月，生不出孩子來，即便生了，也還不到會玩孔明鎖的年紀。」

「沈大和孟五比你還笨，也不喜歡這些東西，即便喜歡，也請不動你的尊駕來幫他們詢問。」

他抬起眼皮看了傅毅洺一眼，又道：「聽說你對你夫人十分寵愛，難不成……她對這些東西有興趣？」

傅毅洺知道肯定瞞不過他，反正他自個兒都猜出來了，便也懶得應聲，只顧著仔細看他還原孔明鎖的手法，生怕記漏了，回去沒法教給唐芙。

王重天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不是我說你啊，就算想哄媳婦開心，好歹也想些別的辦法。她若真喜歡玩孔明鎖，你就先從那些簡單的教她，讓她慢慢琢磨，哪有一上來就用最難的為難人家的？她拼不出來，要是一個不高興，豈不是玩兩天就膩

了？」

傅毅洺訕訕地道：「其他的她都已經會了，只剩這幾個我當初沒弄明白的了。」  
王重天的動作一頓，有些驚訝地問：「都會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多長時間學會的？你不會是訂親時候就把孔明鎖當做定情信物給人家了吧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成親後才給的，看她挺喜歡的，就帶著路上給她打發時間，平常也沒見她怎麼玩，誰知道不知不覺就都會了。」

王重天仍是不太相信，「是不是她一撒嬌問你幾句，你就手把手的教了？當然很快就會了。」

「沒有，」傅毅洺道，「就一開始她問過我幾次，我教給她了，後來她問的就少了，到蜀中後還是頭一次問我呢，結果我一看根本不會。」

他話剛說完，就見王重天忽然加快了速度，轉眼間就將孔明鎖恢復原樣。

「誒？你這麼快幹什麼，我還沒看清呢！」

「看清了你也記不住，等你記住了，你夫人都睡醒了！走，帶我去你府上，我要見見你媳婦。」

這臭小子大中午跑來找他，還這麼乖巧地任憑他怎麼罵都不還嘴，肯定是想趕緊把方法套出來，回府去跟他媳婦說是他自己想起來了。

那他八成就是趁他媳婦睡著了偷偷跑出來的，不然沒準就瞞不過去了。

傅毅洺心中暗罵了一聲「人精」，道：「不行，她一個內宅婦人，你見她做什麼？嚇著她怎麼辦？」

王重天沒好氣地道：「嘿，我是沒鼻子還是沒眼睛啊，有這麼嚇人嗎？」

傅毅洺卻死活不同意，直說王重天是個色胚，見到漂亮姑娘就走不動路，回頭該賴在他的宅子裏不走了。

王重天罵道：「我這把年紀當你們祖父都夠了，你當你媳婦是天仙呢！」

誰知傅毅洺卻一本正經地接了一句，「我夫人就是天仙！」

最終王重天答應把珍藏的鳳翅甲送給唐芙，還另外搭了兩樣可以隨身攜帶的防身暗器，傅毅洺這才勉強答應了。

兩人去傅宅的路上，王重天卻越想越覺得不對勁。

他還不確定那丫頭是不是真是這方面的料子呢，就先把壓箱子的寶貝都送出去了，萬一回頭一看不是，那豈不是虧大了？

他轉頭看了傅毅洺一眼，卻見對方一臉喜色，哪還有半分剛才不情願的模樣。

王重天一陣牙疼，心中暗罵：混帳東西！有了媳婦忘了師父！

兩人來到傅宅時唐芙還沒起，下人問要不要把她叫醒，被傅毅洺攔住了，說不用，他們等等就行。

王重天「嘶」了一聲，滿臉不高興。

他好歹算是長輩，傅毅洺自己願意等也就罷了，竟然問都不問他一聲就讓他也跟

著等。

不過他不是個多事之人，只是瞪了傅毅洺一眼，就在廳裏找了張椅子坐下來。他們坐了約莫一盞茶的工夫，唐芙就起身了，聽聞傅毅洺帶了人來見她，她立刻更衣來到前廳。

王重天當時正在喝茶，見到來人忍不住噙了一下，他有些狼狽地放下茶杯，上下打量著唐芙。

「還真是個天仙……」

這話當著女人的面說，顯得有些孟浪，不太正經。

他活了一把年紀，雖然自認的確不是什麼正經人，但也不至於連什麼場合該說什麼話都不知道，便對著傅毅洺的方向抬了抬下巴，道：「臭小子說自己娶了個天仙媳婦，我本來還不信，現在算是信了。」

幾句話就把傅毅洺給賣了。

傅毅洺一窘，趕忙道：「妳別聽他胡說，他……他就是為老不尊，老不正經！」

王重天挑眉道：「誰剛才在我面前一本正經地說他夫人是天仙的，這才過多久就忘了？腦子呢？丟到汶江去了？」

唐芙不知道這人是誰，但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敢當著傅毅洺的面這麼說話，想來兩人關係應該十分親近才是，不然開不起這樣的玩笑。

傅毅洺耳根微紅，狠狠地瞪了王重天一眼示意他閉嘴，這才拉著唐芙道：「這位就是我當初跟妳說過的那個教書先生，也是給了我那些孔明鎖的人。」

至於剛剛天仙不天仙的話題，他則是直接避過不提了。

唐芙恍然，原來這就是傅毅洺的老師，難怪當年能把調皮的傅毅洺治得服服帖帖，這性格可真是……不拘小節，跟傅毅洺有一拚。

她抿唇淺笑，恭謹地給王重天福身施了個禮，隨著傅毅洺叫了聲「先生」。

王重天雖然教導過傅毅洺，但兩人嘴上都對彼此十分嫌棄，一個不肯承認對方是自己師傅，一個不肯承認對方是自己徒弟，所以傅毅洺從小就沒正經地給他行過什麼禮，不久前去小院找他的時候，能恭恭敬敬喊一聲「先生」已經實屬難得。他在來之前，就因為唐芙喜歡玩孔明鎖而對她有了些好感，此刻見她比傅毅洺乖巧懂事得多，便更多了幾分喜歡，點頭道：「這小子沒別的優點，就是眼光不錯，找了我這麼個先生，娶了妳這麼個媳婦。」

傅毅洺剛想回一句「我可沒找你」，可是聽到後面那句便將話給嚥了回去。

唐芙面露羞色，用眼角餘光斜睨了傅毅洺一眼，知道他肯定又在別人面前胡說了。傅毅洺被她用眼尾這麼一掃，骨頭又有些發酥，牽著她的手讓她在旁邊坐了下來，獻寶似的把帶來的一口小木箱交給了她。

「阿芙，這些妳收好了，都是寶貝，很難得的！」

唐芙不明所以地眨了眨眼。

王重天則是額角一抽，「借花獻佛好歹也說一下這花是從哪兒來的吧？這明明是我的東西！」

「給了阿芙就是阿芙的，你剛才已經答應了。」傅毅洺說話時還用身體把這口小

木箱擋住，生怕王重天突然反悔，又將東西給拿走似的。

唐芙一臉莫名其妙，「這是什麼？很貴重嗎？若是如此，就還給先生吧，我不缺什麼。」

傅毅洺一個勁兒的搖頭，說什麼也不把誑到手的東西再還回去。

王重天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收著吧，都是好東西，擱在我那兒幾十年了也沒派上用場，還不如送給妳呢。」

唐芙聽他這話兒，這東西不像是什麼金銀珠寶的樣子。

傅毅洺迫不及待地想打開箱子給她看看，王重天則不耐煩的「嘖」了一聲，「待會兒回屋裏再看不行嗎？我有正事呢！」說著，他又從另一個更小的箱子裏拿出一樣東西遞給唐芙，道：「孩子，妳看看這個，會不會解？」

那是一個奇怪的盒子，上面有許多凹凸不平的小方格，沒有鎖，乍一看根本就打不開。

唐芙看了看那盒子，又看了看傅毅洺，見傅毅洺點點頭，這才將東西拿了過來。打量一番後，她發現這東西跟孔明鎖有類似之處，看似複雜，但要是掌握了竅門，並不是很難打開。

傅毅洺還沒看明白這東西是怎麼回事呢，就聽嘩嚓一聲，盒子竟然在唐芙手裏打開了，瞬間變成八、九個分散的小部件散在桌上。

唐芙以為自己把盒子弄壞了，低低的驚呼一聲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王重天點點頭，輕笑道：「再拼回去試試？」

她這才仔細看了看，發現那盒子原本就是由許多小部件組成的，並不是一個整體，只是因為設計得巧妙，拼在一起時嚴絲合縫，所以看不出來。

傅毅洺給她的那些孔明鎖大多易拆難拼，這盒子則不同，易拼難拆，她打開都沒費多少工夫，拼回去就更快了。

傅毅洺在一旁看得眼睛都亮了，大聲誇讚道：「阿芙好厲害！」

王重天臉上亦流露出讚賞之色，他又拿出其他幾樣東西給她試了試，結果大部分她都自己破解了，只有幾個確實很難的她沒有辦法。

但饒是如此，王重天指點幾句她也能立刻領會，最終除了一、兩個極為複雜的，一時半刻解不開，其他的她基本上全都會了。

王重天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，將這些東西又一一收回了箱子裏，對傅毅洺擺手道：「去，給我收拾一間屋子，我以後就在這兒住下了。」

傅毅洺聽了一愣，「你還真要賴在我這兒了？」

王重天道：「怎麼，不願意？我那兒可還有不少好東西，原本打算讓你都搬過來給阿芙隨便挑的，不過既然你不願意，那就算了。」

但凡對王重天的名聲瞭解一二的，都恨不能想盡辦法討好他，從他手中得到一、兩樣寶貝，哪怕只是他平時的練手之作也好。

這也是為什麼幾年前季南跟傅毅洺打賭時張口就要那把弩，後來賭輸了沒拿到，最終在一年多以前被雙鉞得去，紅纓還為此痛心疾首的原因。

如今一聽他的東西給唐芙隨便挑，傅毅洺又豈會不答應？二話不說立刻讓人去把

他的東西都搬過來。

結果王重天高興過了頭，忘了自己那院子裏的東西不能隨便碰，不然可能會有危險。

等他想起來趕緊騎馬趕去的時候已經晚了，江北被石頭砸得頭破血流，季南屁股上中了一箭，還有人被破瓦缸壓在了下面，滿院子到處都是哀嚎打滾的下人。還好他知道蒲江城安全，只是設置了一些防人偷盜的簡單機關，沒有什麼殺傷力很強的東西，不然今天非得鬧出人命不可。

季南因此半個月沒能騎馬，江北差點破了相，王重天賠了他們一人一樣兵器作為補償才算完。

那些其他在院子裏磕磕碰碰傷著的下人也得到了些其他東西，等王重天走後，幾人聚在一起滿目放光地道：「聽季哥的果然沒錯，豁出去受點傷還真有好處！」

## 第二十二章 師傅覺得心累

王重天去自己的小院的時候，傅毅洺則把那個箱子裏的鳳翅甲拿了出來，在唐芙身上比了比，道：「這是一件薄如絲履的鎧甲，刀槍不入，舉世只有一件，因為極輕極薄，所以得名鳳翅，意為鳳凰的羽毛，穿上它依然能身輕如燕，可以展翅翱翔一般。會叫這個名字的另一個原因，是因為當初材料不夠，這鳳翅甲做得有些小，一般男人都穿不上，只能給女人穿，而且還要身量纖細的女人才能穿。

「這東西可是先生的壓箱底，他雖然用不上，但也一直不捨得送人，收著好幾十年了，今日難得大方一回送給了妳，妳快去試試。」

唐芙聽了眉頭微蹙，道：「那豈不是比金銀珠寶還貴重？這麼珍貴的東西還是還給先生吧，他即便自己穿不了，也可以給他的孩子穿。」

小孩子身量小，無論男女肯定都能穿，如果是女孩的話那就更好了，只要是跟自己身量差不多的，想來都能穿。

傅毅洺搖搖頭，回道：「他沒有孩子。」

「沒有？」

「是啊，先生並未成親，自然也就沒有孩子。」

唐芙不由得愣住了，她看王重天至少也有四十四、五了，按理說應該都當祖父了才是。

她覺得有些奇怪，但這是人家的私事，她不方便打聽，就沒再多問。

傅毅洺催著她去試了那件鳳翅甲，原本就不大的薄甲穿在她身上竟然還有些鬆。傅毅洺捏著她腰身處多出來的地方說道：「阿芙，妳太瘦了，應該再長些肉才是。」但他並沒有注意到自己這樣兩手掐著她的腰的動作有些曖昧，就像是要把她抱到懷中一般。

不過他很快就鬆了手，又將箱子裏的一條腰帶拿出來，繫在她身上。

這也不是普通的腰帶，腰側用來掛玉佩等物的環扣其實是個暗器，裏面藏了一把牛毛般的細針。

這些針會在暗器觸發的瞬間彈射出來，殺傷力雖然不大，但若淬了毒，就另當別論了。

另外還有一副袖箭，與傅毅洺他們用的很相似，但更為精巧，操作更簡單，準確度也更高。

唐芙在院子裏試了兩次就會了，而後見天色已晚，便將東西收了起來。

王重天帶人把自己小院裏那些東西全都搬到了傅宅，一副打算在這裏長住，只要唐芙在這兒他就在這兒的架勢。

不過他也確實沒有食言，翌日將東西全部整理好之後，就將唐芙叫了過去，讓她隨便挑。

但唐芙並非貪心之人，有之前那幾樣就已經足夠了，堅持什麼都不要。

王重天見狀，擺了擺手道：「我一直有心收個關門弟子，可惜這麼些年也沒碰著合適的，當年受長公主所託，本欲將畢生所學傾囊相授教與她的不孝孫，無奈此子太過駑鈍，簡直愚不可及，實為一塊朽木，雕不成器，便只好教他些拳腳功夫，強身健體，能好好活著便也罷了……」

陪唐芙一起來的傅毅洺站在一旁，起初沒想理會王重天，但聽到後面實在聽不下去了，沉著臉打斷道：「沒完沒了是吧？」

王重天這才歎了口氣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樣說道：「總之，我花了十幾年也沒將他教出什麼樣子來，但好在他眼睛還不算瞎，找了妳這麼個媳婦。

「我看妳天資聰穎，著實有收妳為徒之意，但妳一個女子，身嬌體弱，其中勞累辛苦以及種種危險怕是難以承受，旁的不說，很多力氣活妳就註定做不了，所以我即便想教，怕是也只能教妳些皮毛而已。我思來想去……」

他說到這兒頓了頓，目光在兩人身上掃了一圈。

「你們趕緊生個娃娃！雖然他這個當爹的笨，但沒準娃娃隨了娘呢？一個不行就多生幾個，總有不隨爹的，哪個不隨爹我就教哪個，都不隨爹我就都教，多好！」

王重天似乎已經看到自己徒孫滿堂的樣子了，高興地搓了搓手。

傅毅洺的臉色卻隨著他的話幾度變換，像個大染缸似的，最終攪成一片大紅，暗暗用眼角餘光去瞄唐芙。

唐芙臉上亦是一片緋紅，心中大概明白這位王老先生怕是不知道傅毅洺是個天閹，她就是想生……也生不出來啊！

王重天不知曉其中緣由，見兩人均是面紅耳赤，只以為他們是新婚小夫妻不好意思，沒一會兒就開始給唐芙展示他的那些東西。

他怕唐芙將來不願意把孩子交給他為徒，特地選了些女孩子可能感興趣的先給她介紹，還問她想不想自己動手試一試，把她哄得在他的院子裏待了一整天不捨得走，第二日用過早膳沒多久就又來了。

事實證明他眼光不錯，唐芙很喜歡那些對她來說十分新奇的東西，而且她心靈手巧，既聰明又好學，若不是個女子，他真想把她收為關門弟子，將畢生所學全部傳授給她。

傅毅洺只要沒事就跟唐芙一起來，見唐芙對什麼感興趣就跟著一起研究，希望能跟她有更多的共同話題。

結果他來了三天，折斷了一把王重天做了一半的重弩，炸了他一個爐子，還燒了



他半間屋子，眼看著就要把房頂掀了。

王重天氣得肺都要炸了，連聲道：「滾滾滾！又醜又笨的東西！」

他原本就看傅毅洺不順眼，現在有聰明乖巧又聽話的唐芙做對比，這廝他就更看不上眼了。

傅毅洺也知道自己笨手笨腳添了亂，可他不想跟唐芙分開，死活要賴在這兒，還是唐芙怕他不小心又碰壞了什麼東西傷到自己，好說歹說的把他勸走了。

傅毅洺不甘不願，臨走前還一再叮囑她中午記得回正院吃飯，生怕她連午飯也在王重天這裏吃了。

王重天看著一步三回頭走出院子的傅毅洺，過了許久才歎了口氣，也不知道在歎些什麼。

唐芙擔心他是真的惱了傅毅洺，趕緊解釋道：「阿珺他其實挺好的，就是……就是有些黏人。」

這話換來王重天一聲輕笑，「他不是黏人，是黏妳。」

唐芙耳根微紅，低著頭不說話了。

王重天這才繼續刨著手中的木頭，一邊說道：「這樣挺好的，夫妻倆最怕感情不和，感情好就是最好的事了。」

聽他的語氣似乎頗有感悟，可是唐芙又聽傅毅洺說他一生未婚，一時間心中更加不明白了。

傅毅洺回到了正院，百無聊賴的在院子裏走來走去，只覺得原來看著哪兒都好的院子，現在怎麼看都不順眼。

院中魚缸的位置似乎有些歪，牆角那叢竹子太茂盛了，應該砍了，廊下的花開得太豔，太過扎眼。

他心情煩躁，看到兩排花開正豔的花盆中有一個光禿禿只長了幾根雜草的，臉色更不好了，他走過去將那花盆拿了起來，質問道：「為什麼放個沒有花的花盆在這兒？是誰佈置今天的院子的？」

說著一把就將那幾根雜草拔了下來。

一名丫鬟看到驚呼一聲，要阻止已經來不及，頓時哭喪著臉，欲哭無淚。

「侯爺，這是夫人剛來蜀中時間來無事自己種的，因為剛生出嫩芽，不能曬正午的太陽，所以奴婢就趁著現在時辰尚早，您和夫人又都不在，就……就把它擱到廊下放了一會兒……」

哪想到他一回來就給拔了呢！

傅毅洺氣惱地道：「妳怎麼不早說？」

那丫鬟苦著臉道：「您……您拔得太快了，奴婢……」

奴婢攔不住啊！

傅毅洺看著手中的「雜草」，試圖把它們種回去，但拔出來的草潑出去的水，都被他一把捏得爛糟糟的，顯然種不回去了，就算真種回去也活不了。

傅毅洺只得讓人趕緊又去找同樣的花苗，問清下人當初發芽長出來的大概有幾

株，讓人弄了一盆看上去差不多的擺了回去。

好在唐芙這幾日忙，沒顧上這盆花，等想起來的時候再去看，花苗已經長大很多，她完全沒看出來和之前的有什麼不同，還以為就是當初那盆。

王重天文武雙全，精通的絕對不僅僅是機關暗器一道而已。

單論武藝而言，他能將傅毅洺教成這副模樣，就說明他也是個一等一的高手。

可唐芙是個女子，又已經年紀不小，並不適合學武，何況她是個內宅婦人，出入都有傅毅洺保護，身邊又有紅纓、雙鉞貼身護衛，也沒有學武的必要。

王重天也不捨得讓她學那些太辛苦的，見她書畫均不錯，便在教授機關暗器之餘，教導她一些書畫方面的技藝，讓她能夠更上一層樓。

唐芙萬萬沒想到王重天竟如此多才多藝，在見過他的書法之後更是欽佩，歎道：「我剛嫁給阿珺時，一直聽他說自己不愛讀書寫字，也不擅長此道，但是見過幾次他的字後，又覺得並不全是如此，最起碼他的字寫得很好。如今才知道，原來都是先生教導的，難怪他只是隨便學一學，便能寫得如此好。」

王重天也不謙虛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先生我多才多藝，不然當初也不會被長公主請去教導他學問。不是我說，妳那夫君的腦子但凡聰明點，我怎麼也能把他教成個狀元之才，只可惜他幼時著實頑皮，又沒有妳這種聰明才智，尤其討厭那些錦繡文章，只能靠死記硬背讓他記下些東西，若說靈性，那可真是大不如妳。」

唐芙莞爾道：「哪有，阿珺明明很聰明的，字也寫得很好。」

王重天擺擺手，「不好不好，勉強能看而已。若說他這些年所學，唯二可以拿得出手的，一是武藝，一就是畫了。」說完，他又想起什麼，有些納悶地問道：「他沒給妳看過他的畫嗎？」

若是看過的話，唐芙理當誇獎他的畫才對，又怎麼會只是一再誇獎他的字呢？

唐芙果然一臉茫然，「沒有啊，我從未見過他的畫，阿珺畫畫很好嗎？」

王重天點頭道：「可以出師了，即便是我，也不敢說自己畫的比他好。當代畫者能與他比肩的，怕是也沒有一二。」

能讓如此傲氣的人說出這樣的話，那一定是非常非常好才對。

可唐芙真的從未見過傅毅洺畫畫，一幅都沒有。

王重天怕她多想，趕忙解釋道：「這孩子從小就喜歡藏鋒，輕易不在人前展露自己的本事，就是我這個先生把他教出來後，也沒見他畫過幾幅畫。想來……是他最近比較忙，所以沒動筆吧。」

唐芙想的卻不是這些，而是自己前幾日當著他的面畫了幾幅畫，他還連聲誇讚，甚至要走一幅裱了起來，像是那畫畫得多好，舉世無雙似的。

如今聽了王重天的話，再想起那日的情景，她的臉上一陣發燙，覺得自己班門弄斧。

懷揣著這些心思，唐芙晚上回到正院和傅毅洺一起吃飯時，就想把那幅畫要回來，不然太丟臉了。

傅毅洺聽了卻是面色一僵，嘴裏的飯差點掉出來。

「為什麼？阿芙妳……妳才跟那老頭子學了半個月而已，不僅白日不陪我了，還想把送我的東西要回去？」

他的神情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恨不能跑過去找王重天打一架似的。

要不是因為唐芙自己喜歡，他真不想讓她去王重天那兒，可他見她每日都歡歡喜喜的，有時還拿些東西帶回正院鼓搗，也就沒多說什麼，任憑她去了，但心裏到底還是吃味的，覺得她跟王重天在一起的時間比跟他在一起還要多，她除了吃飯睡覺時會回來，其他時候基本上見不到面。

唐芙這些日子埋頭在那些精巧的機關裏，有時想起來，問一問下人侯爺去做什麼了，下人說他去衙門了，她就以為他是有正事，沒有多想。

現在才知道他是在家裏太閒了，去衙門打發時間的，其實心裏還是希望她能陪他。

唐芙忍俊不禁，道：「不是的，我是聽先生說你畫畫很好，覺得……覺得我的畫拿不出手。」

傅毅洺這才鬆了口氣，「沒有沒有，我畫得一點都不好，阿芙畫得才好。」

唐芙瞋了他一眼，「胡說！先生誇你畫藝極佳，已經出師了呢！我見過先生的畫，很好的，你若畫得比先生還好，那豈不是……很厲害。」

「很厲害」這三個字讓傅毅洺的心微微一跳，呼吸出現短暫的凝滯。

「也沒有很好，就……一般般。」他赧然道，然而謙虛之餘，脊梁骨都比剛才直了兩分，顯然很喜歡她的誇讚。

唐芙輕笑，試探著問了一句，「那……我能看看阿珺的畫嗎？」

她想看看一個連王重天都讚不絕口的人畫的畫，到底有多好。

傅毅洺點頭，緊接著又搖了搖頭，「我的畫都放在京城了，蜀中沒有，阿芙若是想看，那……那我現在給妳畫一幅。」

說著便要去拿筆墨。

唐芙趕忙攔住他，讓他吃完飯再說。

吃完飯後，傅毅洺拿來了筆墨，開始畫起畫來，但他只畫了幾筆就停下來，只覺得下筆生澀，握著筆的掌心都在冒汗。

唐芙笑了笑，大概明白他在緊張什麼，打了個哈欠道：「我今日有些累了，不如阿珺自己回去畫，改日畫好了再拿給我？」

傅毅洺趕忙點頭，回到自己房裏悶頭畫去了。

第二日一早，他把畫好的畫交給了唐芙。

唐芙有些詫異地接過，「這麼快？」

說著便將那幅畫打開。

只見畫中一個女孩正趴在窗邊，手中把玩著插在窗上的一朵花，眼中波光瀲灩，也不知在想些什麼，唇邊掛著淺淺的笑。

其實這畫上還有其他的東西，院中的景色，廊下的花朵。

但不知為何，唐芙看到這幅畫的瞬間，像是跟作畫之人的視角一般，只看到了這個女孩。

這是他們剛來到蒲江城那日，她趴在窗邊發呆的情景……

原來當時在他眼裏，她是這樣的嗎？

原來他昨晚之所以畫不下去，並不是因為被她看著，而是因為他想畫的人就在旁邊。

唐芙撫著畫的指尖幾不可察地顫了一下。

一旁的佩蘭也看到了畫，忍不住驚呼一聲，「好美……」

傅毅洺沒有看著畫，而是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唐芙，眉眼間的情意呼之欲出，「再美也只是一幅畫，不及芙兒萬一。」

### 第二十三章 怎麼塗成了大花臉

傅毅洺在心裏叫了唐芙無數次「芙兒」，但並未真的這樣開口喊過。

因為這個稱呼比起「阿芙」更親暱了幾分，他怕一上來就這麼叫會讓她覺得不舒服。

再加上這是以前程墨喚她時的稱呼，他既擔心這會讓她再次想起程墨，又擔心她不高興他用同樣的稱呼來喚她，取代了那個人。

可事實上他心裏沒有一天不想取代他，恨不能將程墨留在唐芙身邊的痕跡全部抹掉，換成自己的。

傅毅洺滿心忐忑，小心翼翼地覷著唐芙的臉色，生怕她不高興。

可唐芙眼裏全是他的畫，耳邊全是他低沉而又曖昧的嗓音，哪還能想起其他人來。她低垂著頭，面頰緋紅，低聲道：「哪有……你畫的比我好看多了。」

也不知是說他畫的畫比她好，還是說他畫中的人比她更美。

傅毅洺見她並未惱怒，心頭雀躍，目光越發炙熱。

唐芙將那幅畫收起來還給他，他順勢握住了她的手，道：「芙兒若是喜歡，收起來就是了，反正本就是給妳畫的。」

唐芙不是第一次跟他牽手，卻明顯感覺到這次和以往不同。

眼下的傅毅洺莫名散發著一些侵略性，握著她的手緊緊不放，拇指在她手背上輕輕摩挲，兩人之間那曖昧不明的氣氛越來越濃，讓她心跳不已。

佩蘭站在一旁只覺得無比尷尬，想要悄無聲息地退出去，怎料這些微的動靜反倒驚動了唐芙，她猛然回過神來，用力將自己的手抽了回去，支吾道：「我……我還沒洗漱，先去淨房了，你……在這兒坐著吧，早飯應該過會兒就送來了。」

說著，她將畫放到一旁，轉身進了淨房。

佩蘭趕忙跟了進去，幫她把沒關好的房門關好，這才走到她面前，掩唇輕笑。

「小姐的臉好紅啊，是哪裏不舒服嗎？」

唐芙本就羞得不知該如何是好，抬手輕捶了她一下，嗔道：「妳還打趣我！」

佩蘭也不躲，反而笑得更開心了。

她也知曉唐芙臉皮薄，再說怕是要惹惱了她，趕緊閉上嘴伺候她淨手淨面，但臉上的笑意遲遲沒有褪去，待到要擦面脂的時候，她才開口，「小姐還不出去嗎？面脂都放在妝奩上了，淨房裏可沒有。」

唐芙點了點頭，走到門口卻不敢邁出去了。

若說以前她只是懵懂地感覺到了一些他的情意，那剛剛他表現得就太明顯了。

當初明明說好了只是做一對假夫妻，為什麼如今卻變成這樣了呢？

唐芙怎麼也想不明白，傅毅洺是什麼時候開始對她動了這種心思的？

還有她自己，又是什麼時候……

唐芙背靠著房門，捂著胸口站了好一會兒，又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臉頰，確定沒那麼燙了，這才低頭走了出去，出去後也沒敢看向傅毅洺，而是徑直走到銅鏡前去擦面脂。

他們剛成親時，連穿著中衣出現在彼此面前都不自在，每每同房時，唐芙沐浴後都會穿著一整套衣服出來，到床上後再放下床幔，躲在後面將裙子和外衫脫下來交給佩蘭讓她拿下去。

但如今他們已經能十分自在的穿著中衣在彼此面前走動了，即便是早上剛剛睡醒沒有洗漱淨面的時候，唐芙也不覺得有什麼，還經常會當著他的面梳頭上妝。

傅毅洺從她出來時就一直盯著她，見她坐到妝臺前準備擦面脂，就兩三步走過去將佩蘭擠開，笑著道：「芙兒，我幫妳擦吧。」

唐芙剛剛平復下來的心跳又急促起來，「不用，讓佩蘭給我擦。」

說著，她就要把他手裏的面脂搶回來。

可傅毅洺個兒高腿長，兩條胳膊也不短，她搶了半天也沒搶回來，只得做出一副生氣的樣子。

傅毅洺與她相處久了，已經能清楚分辨她到底是真的生氣還是假的生氣，見她並不是真的惱怒，便大著膽子打開面脂盒子，剝出一些，先給她擦了手。

唐芙的手被他緊緊握著，羞赧得想要抽出來，傅毅洺卻湊近她耳邊說道：「佩蘭出去了，沒人看見，芙兒別怕。」

唐芙聞聲抬頭，這才發現佩蘭不知何時已經離開了，現在房裏只有他們兩人。

「這臭丫頭！」她低聲罵了一句。

傅毅洺卻一陣低笑，「我看這丫頭挺好的，很有眼力。」

唐芙瞪了他一眼，覺得他今天頗有些蹬鼻子上臉，膽子比以前大了許多。

傅毅洺用實際行動證明她想的沒錯，藉著給她擦面脂的工夫將她兩隻手來來回回摸了個遍，十根手指頭全都仔仔細細地擦了一遍，擦完後還拉起她的手，在她手背上親了一下。

這是繼拉手之後兩人之間最為親密的動作，唐芙驚呼一聲，倏地一下把手收了回去。

傅毅洺笑了笑，又剝出一塊面脂要給她擦臉。

唐芙哪還敢讓他擦，扭著身子就要站起來，卻被他按住肩膀坐了回去。

「好了好了，不鬧妳了，擦了臉我們就吃飯了好不好？」傅毅洺溫聲說道，像在安撫小孩子一般。

唐芙鼓著腮幫子道：「你剛才也是這麼說的！」

傅毅洺低笑，將面脂輕輕點在她的額頭上，「真的不鬧了，我可不想餓著芙兒。」說完，他真的仔細給她擦起了臉。

但他許是以前沒有做過這種事，手法有些生澀，擦了許久都沒擦好，直到唐芙有些不耐煩了，想自己擦，他才壓下她的手說道：「好了。」

他扶著她的頭讓她去看看鏡子。

唐芙一看差點沒暈倒，傅毅洺用面脂把她的臉塗得亂七八糟的，她成了一個大花臉。

「傅毅洺！」她怒道，站起身撲過去就要打他。

連名帶姓的稱呼與叱罵沒什麼區別，但傅毅洺聽了非但不以為忤，還朗聲大笑。他以前在京城偷偷跟在她身後的時候，也曾見她被程墨惹惱了，然後連名帶姓的叫他。

他知道她平日裏在人前是十分守禮的，別說這樣稱呼人了，即便大聲說話也很少，因為她根本懶得理會那些人。

只有在最親近的人面前，她才會肆無忌憚地展露出自己不為人知的一面，會不顧形象的爬樹，會不顧打濕裙子去撈魚，會惱羞成怒發脾氣。

那時他羨慕極了程墨，心想她若是也這般在自己面前發脾氣該有多好？

可他們難得當面碰上，就算偶爾遇到，她也只是規規矩矩地施禮，喚一聲「傅侯爺」。

天知道他多希望她叫他「晏平」，叫他「阿語」，甚至叫他「傅毅洺」。

如今這三個稱呼他都聽到了，心裏彷彿圓滿了一般，不僅沒躲，還順勢將她攬進了懷裏，低聲笑道：「好芙兒，再叫一聲？」

唐芙氣得跺腳，驚覺自己臉皮再厚怕是也厚不過他，竟然還上趕著撿罵。

她面紅耳赤的要將他推開，偏偏往常輕輕攬她一下就鬆手的男人今日卻暗暗用了力，兩條臂膀如同鐵箍般圈著她。

唐芙掙了兩下沒掙開，才察覺出男人的氣息漸漸有些不對。

他的呼吸似乎變得有些急促，被她的胳膊抵住的胸膛上下起伏，下巴貼在她的頭頂，低低地喚了一聲，「芙兒……」

之後是一陣喉頭滾動的聲音。

唐芙縱然從未和男人如此親密接觸過，卻也隱約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，一時間僵在他懷裏，動都不敢動。

她的沉默讓傅毅洺彷彿得到了默許一般，抵著她頭頂的下巴輕輕地挪了一下，順著她的額角劃過，貼著她的面頰緩緩向下，似乎在尋覓什麼。

他之前想，如果有一天她願意讓他吻她，他就告訴她實情。

或許……今天就是時候了。

傅毅洺一隻手攬著她的腰，一隻手輕輕撫上她的面頰，像是對待最珍貴的寶物，嘴唇小心翼翼的向她的紅唇靠近。

唐芙顯然很緊張，身體緊繃著，縱然沒有拒絕，還是下意識往後躲了躲。

傅毅洺不肯就此放過她，撫在她面頰的手向後一探，不輕不重地托住了她的脖頸，讓她沒有閃躲的餘地。

唐芙知道他想做什麼，她覺得自己應該躲開，如果她堅持，他一定不會強求。

畢竟他們只是一對假夫妻，現在這般舉止已經遠遠超過當初說好的了。  
可她心中明明清楚該怎麼做，身體卻始終沒有動作，就這麼看著他靠近，眼睫輕輕顫動幾下，最終閉上了眼……

她想……她大概是願意的。

可就在閉上眼的瞬間，她又想到什麼，驚呼一聲，一把將傅毅洺推開，然後摸了一把自己的臉。

果然！她臉上的面脂還沒擦乾淨，就這麼被傅毅洺盯著看了半天！

傅毅洺眼看都要吻到她了，卻冷不防被推開，一顆心瞬間從天上跌落到地下。  
好在他從她的舉動看出她不是拒絕，只是想起臉上的面脂覺得丟人，哭笑不得的又將她拉了過來，要幫她擦乾淨。

唐芙氣鼓鼓的拒絕了，自己坐回銅鏡前，三兩下把面脂抹勻。

傅毅洺站到她身後，等她擦好之後俯身湊到她耳邊道：「芙兒真好看。」

說著，他吻了下她的耳珠。

唐芙耳邊一陣酥麻，縮了縮脖子，道：「該吃飯了……」

說完便要起身往桌邊走，卻被傅毅洺從身後再次攔住。

他堅持要把剛才沒做完的事情繼續做完，吻了她的耳朵又想尋她的唇。

偏偏這時外面傳來敲門聲，佩蘭走了進來，說是季南有事來找侯爺。

季南和江北最是瞭解傅毅洺的性子，些許小事是不會輕易來找他的，尤其是一大早。

傅毅洺皺了皺眉，面露不耐。

唐芙藉機站了起來，忙道：「你……你快去吧，季南一大早過來肯定是有什麼急事。」

傅毅洺當然知道，可他剛才明明有機會能吻到唐芙，卻沒吻到，心裏百般不爽快，兩隻眼睛盯著唐芙的嘴唇不放，像是還想一親芳澤。

佩蘭回到了房中，唐芙哪好意思當著她的面與傅毅洺做什麼，忙將他往外推，「快去吧，季南等你呢！」

傅毅洺到底是不大樂意，被她推著出門時，趁她不備回身在她臉頰上飛快地親了一下。

「馬上就回來，等我。」說完，他在她反應過來前一溜煙地跑得沒影了。

唐芙愣在原地一會兒，這才捂著臉回了房裏，面頰比窗臺上插的花還紅豔。

傅毅洺急著回去找唐芙，見到季南後立刻說道：「什麼事？快說。」

季南先是看了看四周，確定沒有旁人，這才說道：「之前截殺程公子的那夥山賊又露出了蹤跡，被咱們的人打探到了，不過人數不多，只有十幾個，就在六十里外的一座深山裏。」

「那山裏據說有暗道，兄弟們不知道出入口在哪兒，怕打草驚蛇，就先沒動，讓屬下給您傳個信，問問您有什麼打算。」

傅毅洺愣了一下，沉默片刻後，轉身欲回房裏將此事告訴唐芙，但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。

他當初答應了唐芙，若是找到這些山賊的蹤跡，一定要將他們繩之以法，給程墨報仇。

但如果最終讓這些人又跑了，那不是讓她白高興一場？

他想了想，還是決定先不告訴她，等有了確切的消息再說，便讓人給她留了個信，說他有急事出去一趟，估計要晚上才能回來，讓她自己好好吃飯，之後他又讓人去找王重天，告訴他自己白日不在，託他好好照顧唐芙，這才帶上一隊人馬，直奔那群山賊的所在去了。

傅毅洺一路上都在想著怎麼才能將這夥人一網打盡，不讓他們從那些耗子洞裏逃跑。

可是等他到了那個地方，領著兄弟們小心翼翼地靠近的時候，卻發現那些人已經全都死光了，一個活口都不剩！

傅毅洺皺眉，怕是周圍有什麼埋伏，叮嚀季南等人小心應對，但最終什麼事都沒發生，除了這些屍體之外，附近什麼都沒有……

「你們剛才一直守在這裏，都沒發覺有什麼不對勁嗎？」傅毅洺問向一直在這裏盯著的人。

被問到的人搖了搖頭，「這些人狡猾得很，加上聽說附近有密道，我們就沒敢跟得太緊，但也沒看到有其他人向這裏靠近，實在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死的。」

這人覺得沒有完成好自己的任務，言語間頗為愧疚。

傅毅洺擺了擺手，「再查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有人在遠處高呼道：「侯爺，這邊發現了密道！」

傅毅洺即刻帶人走了過去，果然發現一塊巨大的山石之後有個隱蔽的密道，只是之前被人用其他石頭擋住了，所以不易察覺。

他讓人將石頭搬開，先在密道入口處查看一番，見密道內有不少腳印，顯然有人從這裏離開過。

「看來他們是從這兒靠近那夥山賊的，難怪小丁他們沒有察覺。」

那姓丁的部下心中自責，主動帶了兩個兄弟進入密道查看裏面的情形，過了約莫一刻鐘就走了回來，稟報道：「這條密道很簡單，就是一個貫通的山洞，裏面沒有岔路，走一會兒就到頭了。我們在那邊也看到了不少腳印，還有馬蹄的印記，殺了那夥山賊的人應該就是從這兒來的。」

「能看出是什麼人所為嗎？」傅毅洺問道。

小丁回道：「馬蹄很雜亂，大小深淺不一，沒什麼規律，看上去像是另一夥山賊，不像什麼正規軍，或許是兩夥人有什麼矛盾，其中一夥把另一夥殺了。」

這種事在蜀中並不少見，尤其是以前匪患嚴重的時候。

為了爭搶地盤，為了擴大勢力，或者純粹是兩夥人偶爾碰見了，要搶同一趟鏢。總之，不管什麼原因，隨便就能動刀打起來，動輒十幾人，甚至幾十條人命。

「這夥人還真夠機靈的啊，」傅毅洺說道，「而且本事還不錯。」



小丁不解，又不敢直接問，只能轉頭看向站在他旁邊的季南。

季南歎了口氣，對著密道抬了抬下巴，解釋道：「既然這些人是從密道來的，就說明當時密道已經被他們占了，那些山賊不可能從這裏逃走。既然這條後路已經被他們斷了，他們殺起人來自然沒什麼顧慮，動靜應該不小才是，可是你們就守在附近，卻完全沒聽到山上有任何動靜，這說明了什麼？」

小丁愣了一下，旋即額頭出了一層冷汗。

「我們被發現了？」

季南點點頭，續道：「殺了那些山賊的人肯定是知道附近有人，才會如此小心，免得惹來不必要的麻煩，他們還清理了附近的痕跡，也是因為不想被找到，最起碼不是那麼快被找到。

「能發現你們，還能不被你們察覺，可不是挺機靈、挺有本事的嗎？」

小丁恍然，撲通一聲跪了下去。

「屬下有罪！」

傅毅洺卻沒理他，而是瞥了季南一眼，「蠢貨。」

他的嗓音滿是不屑，頗為嫌棄。

季南不解地問道：「我說的不對嗎？」

傅毅洺讓小丁起來，轉身往回走，一邊說道：「既然能避開小丁他們，將這附近的痕跡都清理了，為什麼不能順便把山洞裏和山洞那頭的痕跡也都清理掉呢？難道真的缺這點時間嗎？」

季南一怔，「您是說……他們是故意留下這些痕跡的？」

傅毅洺點了點頭，眉眼微沉。

季南心頭亦是升起一股不好的預感，皺眉道：「那就不是普通山賊……」

尋常山賊沒必要這樣遮掩自己的身分。

「當然不是普通山賊，」傅毅洺道，「普通山賊能發現小丁他們的行蹤，還能悄無聲息地在他們眼皮子底下殺人，離開前還能從容不迫地收拾了現場痕跡嗎？怎麼可能！」

小丁等人的本事縱然不如季南他們，卻也不是這麼好糊弄的。

季南的眉頭皺得更緊，追問道：「可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傅毅洺搖頭。

他不知道對那些山賊下手的是誰，自然也就無法猜測對方的目的，只能讓人繼續追查，自己則先回到蒲江城。

他想得很簡單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，這夥山賊死多少他都無所謂，反正到了他手裏，他們也一樣要死的。

現在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就是趕緊回去親親他的寶貝媳婦，然後跟她認錯道歉，告訴她自己不是天閻。

再然後嘛……

自然是圓房了！

傅毅洺的嘴角翹得老高，覺得什麼事都不能阻擋他回去抱他的美兒。

他今晚就要跟她圓房，生個像她一樣可愛的孩子，最好是個男孩，然後扔給姓王的那個老頭子帶。

老頭子有了徒孫，自然就顧不上唐芙這個徒弟了，以後就再也沒人跟他搶芙兒了。傅毅洺想得很美好，好心情一直持續到吃完晚飯。

可是還沒等他趕走佩蘭，和唐芙親密一番，季南又找來了。

「滾滾滾！」傅毅洺在房裏隔著窗戶對著外頭喊道：「沒空！忙著呢！」

站在院外的季南額角一抽，若不是事情緊急，他倒真想滾了呢！

可是……不能滾啊！真的很急啊！

好在沒一會兒傅毅洺就被唐芙趕出來了，要他先去處理正事。

傅毅洺滿臉不耐煩地走上前，沒好氣地道：「幹什麼，不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嗎？」

季南心道：春宵個屁！你一個「天閹」，哪來的春宵？

他深吸了一口氣，沒去跟他爭論這個，而是小聲道：「侯爺，咱們去書房說吧？」

傅毅洺一聽去書房，就知道事情肯定不小，雖然他心裏煩得很，但還是點頭一起去了。

到了書房後，季南生怕隔牆有耳，轉身將房門關上後，這才說道：「今日殺了那夥山賊的人……查到了。」

「這麼快？人呢？抓到了嗎？」傅毅洺坐到桌子後方問。

季南搖頭，「都是死士，一看被追上了，甩不掉咱們的人，立刻就自盡了，一個活口都沒有。」

傅毅洺又道：「還有呢？」

季南這個時候來找他，絕不僅僅是說這點事。

果然，季南沉默片刻後，從懷中掏出一個已經被毀得面目全非的令牌。

「兄弟們在其中一人身上發現了這個。」

傅毅洺接了過來，仔細看了看，待認清之後，整個人僵住了，身上的力氣彷彿一瞬間被抽光。

這是……

赤影閣的令牌。

祖母的……赤影閣。